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五十二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斌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二

宋程公說撰

內魯第六

定公

哀公

定公

諡法安民曰定  
大憲曰定

名宋昭公弟襄公子昭公薨于  
乾侯定公立存位十五年薨

經元年春王

胡安國曰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

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無傳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傳元年夏叔孫成子

姑之子

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

丁仲切

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幾哭會也

不欲見叔孫故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

君以出

出時成子未為卿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

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二子謀逐季氏

若公子宋

定公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

新注公衍公為昭公子季氏欲廢昭公之子而立公子宋故歸

罪于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

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不敢成子

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

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

寇而出

者行可也

與季氏為寇雖者自可去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

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

壞墮反出

奔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

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

榮

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

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

孫知之

為惡謚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

明臣無恥君之義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

公九月立煬宮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

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無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

冬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冬盟于郟

即拔

脩邾好也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傳見

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

馳秋七月公至自會

無傳

經五年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



敢卒無傳

傳五年夏六月季平子行下孟切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

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

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不狃費宰子洩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季斯行

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

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逐懷秋九月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季氏族

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

內庚寅大誚

音阻

逐公父歊

昌欲反

及秦遄皆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二月公侵鄭

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

忌如晉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傳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陽虎將逐三桓使得罪於鄰國

舍於豚澤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寶龜

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

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

為質求納魯昭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

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

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

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新注論語公叔文子時然後言觀此可見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

虎欲困辱三桓強使正卿報晉聘

晉人兼享之

賤魯故不復兩設禮

孟孫立于

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

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欲使晉厚待之

獻子曰寡君有官

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

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

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經七年春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國夏

伐我

齊叛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

許規切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伏而待之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

而女也

苦夷曰

季氏家臣

虎陷二子於難不

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無傳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

師于瓦公至自瓦

無傳

秋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

衛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

言無關志

曰

顏高

魯人

之弓六鈞

三十斤為鈞六鈞一百八十斤

皆取而傳觀之陽州

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

齊人

擊之與一人俱斃偃

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

魯人

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

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

火故切

曰猛也殿

傳言晉無軍政

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

焚衝

戰車

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

毀郛

主人出師奔陽虎

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

猛逐之顧而

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

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

士鞅

執羔趙

簡子

趙鞅

中行文子

荀寅

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

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

秋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魯為晉討

季寤

桓子弟

公

鉏極

公彌曾孫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

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代桓子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代武叔

已

更孟氏

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

公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攻二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

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期以兵救孟氏

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

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

音咤暫也

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欲使免已

難於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

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

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

百人以為公期

孟氏支子

築室於門外

因得聚衆

林楚怒馬及衢



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季孫既得入即閉門

有自門間射

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州仇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

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

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

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

請追之孟孫弗許

畏陽虎

陽欲殺桓子

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

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

陽關以叛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得寶玉大弓

傳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

曰得得用焉曰獲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

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三加兵於魯 齊

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成十七

年齊人名而立之至今七十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

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

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  
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  
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  
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

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

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

乃囚諸西

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

輜車名說文衣

也車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

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

谷公至自夾谷

無傳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冬叔孫州仇如齊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

相會儀也

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

之

辟去  
萊兵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  
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齊侯將享公孔

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舊典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  
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

禮名惡于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陽虎五年  
以此奔齊

張大同曰夾谷之會先儒皆以孔子相儀片言之

間能却萊人兵已齊侯之享齊人愧謝遂歸鄆謹

龜陰之田此禮義足以屈強暴之效也或者尚疑

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詞恐未可信觀齊人之詞曰

齊師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齊

固暴矣而孔子答之詞則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此語殆似戰國辯士蘭相如抗  
秦王於澠池之比以力爭勝耳使魯果要盟以得  
汶陽而常以甲車三百乘從齊師其何以枝梧耶  
諒聖人處變必不肯如此也私謂夾谷之會乘二  
國用兵侵伐之後幸而解怨以平孔子一出周旋  
數語以禮折衝而強國震懼請歸侵田此聖德所  
感豈可誣者今欲刪載書之贅詞從經書會以全  
左氏之說然後知夾谷相會為孔子之功

公穀並不載盟

字今去盟而專書  
會於經意為通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

叔孫家臣  
武叔之黨

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

公若為邠宰武叔既定使邠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

圍人曰

武叔  
圍人

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

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

曰爾欲吳王我乎

鱗諸殺吳王  
亦用劍刺之

遂殺公若 侯犯以邠

叛

以不能副武  
叔之命故叛

武叔懿子圍邠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



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

謝受已命

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必不可矣

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

詐為齊使言

曰

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允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

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

偽為

侯犯射邠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

邠人許之

駟赤

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

致其名簿

冬武叔

聘于齊

謝致  
邠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邠在君之他竟

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以致邠  
德叔孫

對曰

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

賜

經十有一年冬及鄭平

六年為  
晉侵鄭

叔還如鄭涖盟

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  
服于晉今始叛之

經十有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邠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無傳結  
叛晉

十有

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

無傳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無傳

傳十二年夏仲由

子路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費邱成強盛  
為害欲毀之

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以襲魯

輒不得志  
于叔孫氏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至臺  
下

仲尼命申句須樂

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不狃  
叔孫

輒

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

北門

成在魯北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程頤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

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

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

三家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

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帥師墮之費郈則墮矣成猶強不服是以公圍而不果墮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費斯得其義書此足以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于禮哉

經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圃大蒐于比蒲

無傳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無傳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

父及霄無傳

傳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

中行氏

叛晉助范中行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

卜牛夏五月辛亥郊無傳壬申公薨于高寢邾子來奔喪

無傳秋七月壬申如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

月滕子來會葬無傳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景乃克葬辛巳葬定如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

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

皆不度

不合法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為此年公薨哀七年

以邾子歸傳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定公夫人

不稱夫人不赴



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也。事禮也。葬定公，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哀公

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名蔣，一名昭。定公，子定，似所生。十四年，經終。西狩獲麟。十六年，孔子卒，而續經終。二十七年，薨。而傳終。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

辛巳，郊。

無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

子盟于句繹夏四月滕子來朝

無傳

經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無傳魯黨晉范氏故懼比年四城

秋七月

丙子季孫斯卒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無傳

傳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桓僖廟

救

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

孔子弟子

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

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

曰庀

具也匹婢切

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服

何至命宰人

冢宰之屬

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

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

幕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

蒙茸公屋

以濡物護公屋

自大廟始外內以

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

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周禮三月縣教令于象魏

曰舊章不

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瀋也

言不備而責辨

不可得瀋尺審切

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

桓僖親盡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

死

桓子寵臣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桓子妻若生男告公立之

女也則肥

康子

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

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辟退其位

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乃討之

討殺男者

名正常正常不反

經四年夏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

無傳

經五年春城毗

無傳

冬叔還如齊

無傳

經六年春城邾瑕夏齊國夏高張來奔

齊傳見

叔還會吳

于祖

無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經七年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

子益來

傳七年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魯牢晉大夫過十

謂范鞅昭二十一年

吳王

百牢不亦可乎乃與之

詳見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

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

也背大國不信

背吳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

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

之

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音烏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

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

邾不禦寇

師遂入邾處其公

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隱公

獻于

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舊有繹氏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

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

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

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行秋而背

之求成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

君之貳也

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私屬

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吳伐我夏齊人取讎及闞歸邾子益

于邾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讎及闞

傳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故魯人定十二年奔齊後

自齊奔吳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有大國名無情實

伐之必得

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

亦故魯人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

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

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覆

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輒也

王問於子泄

不狃

對曰魯雖無與立

緩時若無能立

必有與斃



急則人人知  
懼皆將死戰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

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

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泄率故道險從武城

故由險道欲  
使魯成備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

故使吾水滋

鄆人亦僑田  
吳滋濁也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

鄆人教吳  
必可克

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奔魯為武城宰子羽武  
城人其父與相善國人懼為內應

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

又何求焉

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

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

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同車能俱死是

國能使人魯不可望得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

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

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

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及稷門

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畏微虎三息暫切

吳人行成將盟

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宣十五年

猶無城下

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

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

載書

造於萊門乃

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魯欲留景伯質吳吳許之復求吳王子交質吳人不欲故遂兩止

吳人盟而還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傳師于鄆

夏五

月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傅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齊地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  
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  
兵車

都邑  
居家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

宜絕政在季氏

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

使冉

求隨已之公朝

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

問

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

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知冉求非已不欲戰

退

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

孟氏臣

冉求

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

樊遲

也弱有子

冉求

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

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

人

公為昭公子

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

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

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

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

從之

逐右師

陳瓘陳莊

齊大夫

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丁練

切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狃之伍曰走乎

五人為伍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

敢而欲走

戰惡足為賢

徐步而死

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

師獲甲首八十

冉求所得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

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

同車

子羽銳敏

顏羽

我不欲戰而能默

不言

洩曰驅之公為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晁補之曰不狙徐步而死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

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  
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以為賢而不止亦可也徐  
步而死以為勇乎則不戰以為怯乎則不走勇怯  
無當特怨乎不捐一死以為名也是役也孔  
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馬曰馬不進也孔子  
曰不伐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  
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



死皆見取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  
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甲  
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  
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

孫

武叔州仇

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劍

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賜字子貢

曰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拜受之

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於

齊也元首也  
吳以獻魯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

日矣

詳見齊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為下孔子歸魯

孔文子之將攻

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

以鳥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

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於是自衛反魯正雅頌各得其所

季孫欲以田

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使冉有訪

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三發問

卒曰

終言

子為國老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

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

若不度於禮而貪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灋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冬十有二月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

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諱娶同姓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

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鄭盟

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

火心星火伏在今十月

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

猶西流言  
未盡沒

經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傳見

秋公至

自會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十有二月螽

無傳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絕筆於獲麟左傳續經  
至孔子卒今自西狩獲麟下

皆刪續經  
而不錄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  
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  
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六月甲  
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簡公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  
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

尹焞曰孔子雖去位以其嘗為大夫也故有大事義必告焉臣師程頤曰左氏謂孔子欲以魯國之衆加齊之半誠如此說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于周率與國而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使孔子得行其志則天下將知畏而

有所不敢東周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

深惜哉

初孟孺子洩

孟武伯

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

孫為成之病不圍馬馬

病謂民困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

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

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

孟孫氏邑

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秋

齊陳瓘如楚

陳桓子兄玉也

過衛仲由

子路

見之曰天或者以陳



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

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成冬及

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

成宰公孫宿

曰人

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

可得而喪宗國

謂以成邑入齊

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

命

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

事君如事衛君

言衛與齊好而魯永好

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

定八年

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

車五百

定九年齊衛叛晉

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

社五百

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吳人加敝邑以亂

八年

齊因其病

取謹與闡

亦在八年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

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

贏

齊邑

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

慙

魚覲切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嗚呼

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

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

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

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君兩失之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

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傳十七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

簡公弟平公敬

盟于蒙孟武伯

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執牛耳尸盟者

季羔曰

鄫行之役吳公子姑曹

七年

發陽之役衛石魍

十二年

武伯

曰然則彘也

武伯名

傳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

首

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而不見答

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

我高蹈

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復未為此會

唯其儒書以為

二國憂

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

閻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

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

舟道

齊地

辭曰敢勤僕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宋元夫人小邾女季氏外祖母

季康子使冉

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康子與有職競焉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冉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

也

彌遠康子父之舅氏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其可以稱旌繁乎

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德二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成二年

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臧氏世勝齊故

臧石

帥師會之取廩丘

公子荆

哀公庶子

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

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

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

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郟

得其親說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

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

止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

梧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

甚多使公盡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

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

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

肥乎激三桓之歎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二月盟于平陽三子

皆從

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

康子病之

恥從蠻夷盟

言及子贛

思子贛

曰

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不及與越盟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

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言季孫不能用于貢臨難而後思之

夏四月己亥

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

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

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

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

右魯始終春秋凡十二公十一公書薨哀公之  
薨後春秋經終哀公始出孫于邾魯人立其子  
寧是為悼公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  
楚滅之

論曰春秋始於魯隱公書元年春王正月而不書即位  
其以示大始而欲正本歟隱公當立也而亦扳以立桓

公不當立也。而因篡以立。此春秋尊王之所以訓也。傳者不達。或謂隱為攝。或謂隱為扳。或謂隱為賢。或謂隱為讓。而春秋之義晦矣。蓋自隱公乖於大義。亂天下繼立之分。啓桓公篡奪之禍。自桓公篡奪。而三桓之兆成。由是而下。襄仲殺適立庶。三桓嗣柄。政權極而昭公遜。齊定公無正作。舍軍伍。專命納叛。祿去公室。故曰大夫之僭。禮由三桓也。又極而家臣因大夫。三桓之子孫。既以衰微。而春秋終焉。然則春秋自元年首絀隱公即位。

以明王法足以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謂非聖人莫能  
修之渠不信夫

春秋分記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三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一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武王少子成王母弟唐叔  
虞字子于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  
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曰  
天子無戲言請擇日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國大  
夏曰晉陽唐叔子燮改唐為晉自唐叔至鄂侯十

三世莊十五年曲沃武侯并晉先晉遂絕僖二年  
始見于經晉初都晉陽今太原府陽曲縣穆侯徙  
都絳孝侯改絳為翼曰翼侯在春至武公自曲沃  
徙都復謂之絳今絳州翼城縣成六年景公又遷  
於新田今絳縣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侯緡

武侯

獻公

惠公

懷公

鄂侯

名郟孝侯子即位二年魯隱之元年後五年奔隨桓王立哀侯六年晉人復逆之於隨納諸鄂在位六年

隱公傳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桓使尹

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曲沃叛王秋

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翼侯奔隨故立其子也

呂祖謙曰曲沃莊伯本非孽子正當助翼伐曲沃

今乃助曲沃伐翼附臣伐君殊非天討君臣之綱亂矣

傳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哀侯

名光鄂侯子隱五年周桓王立之明年改元至桓三年為曲沃所獲四年曲沃伯稱弑之在位九年

桓公傳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



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  
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

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

晉文侯卒

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

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  
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

潘父弑昭侯

文侯子

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

昭侯子

惠

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桓叔子

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

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

伐翼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

莊伯子

伐翼次於陘庭韓萬

莊伯弟

御

戎梁宏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絳而止夜獲之及欒共

叔樂賓  
之子

### 小子侯

哀侯子桓三年曲沃伯稱伐晉虜哀侯晉人立之明年改元是時曲沃益強至桓七年伯稱殺之在位四年

桓公傳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 侯緡

哀侯弟桓八年周桓王伐曲沃立緡改元至莊十五年曲沃伯稱伐晉侯緡滅之在位二十六年先晉自此絕

桓公傳八年春滅翼

曲沃滅之

冬王

桓王

命虢仲立晉哀侯之

弟緡於晉

傳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武公

名稱先晉稱侯之曾孫曲沃桓叔之孫曲沃莊伯之子自莊公十五年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為晉侯於是盡併晉地徙都絳翼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先晉而代之凡六十七年武公代晉二年卒

莊公傳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僖王就命為晉  
侯小國故一軍  
晉武公以師伐夷  
殺夷詭諸  
詳見周

獻公

諡法博聞  
多能曰獻

名侂諸武公子莊十七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僖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莊公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傳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

桓叔莊伯子  
孫強偪公室

獻公患之士

為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為  
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傳二十四年秋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

桓莊之族

士蒞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傳二十五年秋晉士蒞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

晉邑

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晁補之曰士蒞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偏則有道以裁之矣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為彊公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身

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  
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為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  
非天啟文公晉其血食哉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為大司空夏士蒍為城絳以深其  
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傳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無衆而後伐  
之欲禦我誰與詳見虢

傳二十八年晉獻公

武公

子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

武公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

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納女於人

曰女昵據切

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略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二五皆獻公大夫略之為耳目

使言於公曰曲沃

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

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

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

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

狄地曠絕

於晉



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

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

邊邑

唯二姬之子在

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

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閔公傳元年冬晉侯作二軍

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

公將上軍大

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蒞

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

將下軍

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

遇屯

震下坎  
上屯

之比

坤下坎上比  
初九變而為比

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

震變  
為坤

車從馬

震  
為

車坤  
為馬足居之

震為  
足

兄長之

震為  
長男

母覆之

坤為  
母

衆歸之

坤  
為

衆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

子孫必復其始

萬畢公高之後

何休曰國之廢興有義有命不以名數按周之先  
始於棄亦廢名也何以而大

傳二年冬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  
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  
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呂祖謙曰里克之意謂戰敗則害太子戰勝則必中驪姬之讒此所以請君舍之克入告君之言既

如此至出見太子則又教之孝國語所謂善處父子之間是矣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狐突御

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

其事也

冬十二月  
闕盡之時

衣之尪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

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尪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

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尪命可知也

韋弁服軍之  
常也尪偏衣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尪竒無常金玦不復雖復

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

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

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

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藺敏修曰從太子者凡六人皆有言焉先友淺而閻羊舌大夫恭而僻先丹木近而全罕夷簡而持狐突敏而明梁餘子養違而道嗚呼吾其從梁餘子養之言乎夫晉侯之欲殺太子決矣吾寧負違

命之罪而使君無殺世子之名故逃之而去者為君也非自為也而梁餘子養知之先丹木之去亦可以全矣然為其身不為其君觀衣而知涼觀時而知殺觀金而知寒觀玦而知離非狐突之明無以及之至於先友則所見淺矣罕夷知君之心而不為太子計亦持之而已羊舌大夫知違命之不孝而不知陷父於不義者不孝之尤者也知棄事之不忠而不知陷君於不義者不忠之尤者也恭



則恭矣其僻之尤者也卒之太子死諡之曰恭其  
入羊舌大夫之言乎

僖公經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

師伐虢滅下陽

詳見  
虞

傳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

直救切

曰專之渝攘公之瑜

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一薰一猶十

年尚猶有臭

言善易消惡難除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

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國語反自稷桑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

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

里克奈何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  
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  
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  
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  
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  
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平鄭曰優  
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

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

况固其謀也

也况益

彼有成矣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里

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呂祖謙曰中大夫里克也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憚者尚有里克使克能執正不回則驪姬之

計未必行今優施聞里克之言遂告驪姬姬聞中立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載本末初不同謀殺申生但著優施之教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見當時姬憚里克若能守正不懼殺申生謀必不成克既說中立可以自免驪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須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墳

音憤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天子大

子奔新城

曲沃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天子子辭君必辯

焉天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天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禮記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  
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及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

新注檀弓所載與左氏事同然曰君安驪姬只一安字與左氏遠甚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

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  
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  
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  
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  
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  
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晁補之曰士蒞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  
無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  
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蒞賢乎  
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啟禍不然知三年將尋師  
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  
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  
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為臣不忠慢君誤國其  
罪大矣恐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公說曰虞公貪璧馬之賂而道晉以伐虢晉獻貪  
得國之利而滅虢以及虞志於貪而不知禍之踵  
乎後其失一也蓋下陽滅而虞之亡形已成虞虢  
滅而申生之禍已作得不償失功不救亂可不謂  
之大惑歟故以一時之事言之則晉獻之勝雖加  
於虞公若其貪以致失則皆小人釁於勇嗇於禍

者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非不欲校

力不能守言不  
如重耳之賢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

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經八年夏狄伐晉

傳見狄

經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侂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

傳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宰孔遇晉侯曰可無會

也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微成獻公  
晉將有亂

九月晉

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申生

重耳  
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

三公  
子徒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

叔曰

荀息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言可復也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

喪寢

書曰

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  
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晁補之曰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

知卒欲立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  
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傳以直  
匡君可矣傳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  
魯故不書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  
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晉惠公夷吾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

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詩文王之謂也又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抑詩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  
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禮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  
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  
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惠公

諡法柔質  
仁民曰惠



名夷吾獻公子小戎子所生僖九年里克  
殺奚齊卓子惠公自梁入立明年改元至

二十三年卒

在位十四年

僖公經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晉  
殺其大夫里克

傳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  
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

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

共大子

申

生秋狐突適下國

曲沃

遇大子大子使登僕

忽如

夢而

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請罰夷吾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

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

敝於韓

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明不復以晉畀秦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

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

不從

不與秦賂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

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

叔堅騶欵纍虎持宮山祁咎里平之黨也平豹奔

秦子鄭之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

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 小怨里平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

誰能出君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傳十一年春晉侯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襄王使召武公

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

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  
何以長世

傳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  
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  
欲為其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  
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經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音基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

晉侯

傳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

申生姊

屬賈君焉

獻公次妃

且

曰盡納羣公子

武獻之族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  
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  
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  
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  
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公曰不孫

遜音遜

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

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

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變易亂

氣狡憤陰血周作張

音漲

脉債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

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

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



息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  
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  
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  
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  
囚

得囚為幸  
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潭而止公號慶

鄭慶鄭曰愼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  
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

止

獲鄭以救公誤之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

反垂  
頭髮

拔舍從之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踐厭也厭突之夢

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

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瑩

若耕切

弘與女

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瑩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瑩弘姊妹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

薪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

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

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若將晉侯入夫人或自殺

大

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

反首拔舍

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

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

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

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

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

之

告呂甥召使迎已

子金

飴甥字

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於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貳代也

圍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

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

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州長各繕甲兵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

於秦遇歸妹

兌下震上歸妹

之睽

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為睽

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

音荒

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 益血也 賜也 剗羊士之功 承筐女之職 上六無應 故下剗無血 上承無實 不吉之象也 西鄰責

言不可償也 嫁女於西 知有責言 不可報償 歸妹之睽 猶無相也 震之

離亦離之震 二卦變而相通 為雷為火 為羸敗姬 羸秦姓 姬晉

為火 火動熾而害其母 故曰為羸敗姬 車說其輶 火焚其旗 不利行師 敗

于宗丘 震為車 離為火上 六爻在震 則無應 故車說輶 在離 則失位 故火焚旗 火還害母 故敗乃不出

國 歸妹 睽 孤 寇 張之 弧 睽上九 姪 待結 其從 才用 姑 子

質 秦 六年 其逋 逃歸 其國 而弃其家 謂子園 明年 其死於

高梁之虛 惠公死之明年 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 及惠公在秦 曰先君若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傳杳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

甥

會秦伯盟于

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  
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晉大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  
夫夫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  
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蘭敏脩曰惠公背秦施而乘鄭駟慶鄭諫之善矣

再諫而再不從以道去之可也乃幸其君之敗而不救將獲秦伯而誤之豈理也哉曰君實深之曰固敗是求彼以晉侯為懷吾見鄭其懷之尤也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也賦晉河東置官司焉

傳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傳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

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宦事秦為妾

傳二十二年秋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

子歸乎

秦所妻子圉懷嬴

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

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傳二十三年秋九月晉惠公卒

經在明年從赴

懷公

子圉

命無從

亡人

重耳

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

子狐

從重耳

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

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

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

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魏

司空季子

胥臣曰  
季時狐

毛賈佗皆從獨舉  
此五人賢有大功

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

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

二年而行

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

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

十乘

四馬為乘八十匹也

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

下

齊桓既卒知齊公不可恃

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重耳妻恐

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

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  
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  
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  
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狐姬  
所生

離外之患而天不靖

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偃狐

趙衰賈佗

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

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

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

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

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

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志廣而體儉

文而有禮其

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

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

懷嬴與焉子圍妻奉匱音移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

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藺敏修曰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侯受之獨

何心哉以禮辭之烏知其不反故夫懼不克而容

為權者小人之事也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

賦河水

朝宗于海

公賦六月

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康王國

趙衰曰

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經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是年文公入國

懷公

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名圉惠公子為質於秦僖公二十三年自秦逃歸嗣立明年文公入懷公出亡即遇殺

春秋分記卷五十三